



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，流行语总是在不断更新。这不，又有一句话流行开了，而且使用频率颇高：“你太有才了！”

说别人“你太有才了”，或是真心的赞美，或是露骨的讽刺，要不，还有另一种意思，一种“说不清道不明”的复杂意味。这句流行话语的含意是什么，得看场合，因人因事而异。不管怎样，以我拙见，“你太有才了”用在现今某些“高产”作家身上，似乎最为贴谱。

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就听说有出手奇快的小说作家“短篇不过夜，中篇不过周，长篇不过月”，一般写家赤脚都撵不上。岂料，当年“快写作家”的“高速”和“高产”，而今却成了“小儿科”。笔者从2007年5月28日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上知悉：青年女作家安意如在自今年3月至5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推出了《当时只道是寻常》《陌上花开缓缓归》和《惜春记》三本书，“平均23天出一本书”（三本书将近60万字）。网友诘问：“她写得过来吗？”我当时忖度：这三本书恐怕是用数年时间写的，所谓“平均23天出一本书”，只是“推出”（出版）的工夫而已。谁知作家本人的解释否定了我的想法。她

说，每写作一部作品，大多都会有很长的构思时间，她会吧不同题材的作品搭配着来写，这样就不会觉得疲惫，写起来也就很顺手。即便是这么解释，这个写作速度也够惊人的了。试问，在写大东西之前，世界上有哪一位作家不经过较长时间的构思呢？无法想象，“平均23天出一本书”，难道包括了写书和出书的时间？舆论说，安意如的这个速度已让两年出十三部小说的“闪电作家”赵凝望尘莫及，但她与一个月出两本书的“80后”青春

## “你太有才了！”

高低

写手郭妮相比，又是小巫见大巫。这是写书出书的“大跃进”。虽说年代不同，写作工具也有所不同，过去用笔，如今多用电脑打字，但也不至于如此“放卫星”呀！

作品是“高产”了，可质量如何呢？有读者直言：安意如用了好几年时间写的《思无邪》最好，后来的书“质量逐本下降”。至于郭妮的书，更是大受读者质疑：不少情节似曾相识，不少故事好像曾经出现在某部日本或韩国的小说里，只是改了主人公名字和书名。而郭妮本人也承认，她写书“确实参考了日韩的一些作品”。

古今中外那些慢工出细活的文

学巨匠和大作家，少有快速高产、一飞冲天的纪录，甚至显得相当“傻帽”：

司马迁备尝艰辛写《史记》，为了验证好些历史事件，他博览群书，多方查证，还亲赴实地察看、调查，历时十多年才大功告成。

曹雪芹呕心沥血写《红楼梦》，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乃是其发奋著书的最好概括。

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经过十二次大的修改，才搞定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而他的《复活》的开头部分，竟有二十种稿本。

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当初为了挣钱而写过一部小说《圣殿》，完稿后未能出版。后来他的经济不再拮据，而出版商又打算推出那部小说时，福克纳认为原稿太差应报废，坚持重写后才出版。

当代的中国作家陈忠实写《白鹿原》，共写了四年，一稿写了一年，二稿写了三年，终于完成这部被作者称为可以“死后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”的书。

……

时间是公正的。文学没有亏待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耕耘者，历史记住了这些大师和大师的名字（不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）。至于贪多求快的“高产作家”们，他们除了多拿一些稿费 and 赢得一声“你太有才了”的揶揄外，还能留下什么呢？

水野女士是我偶然结识的一位日本朋友。

我是在参观2005爱知世博会时结识水野女士的。那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，我在长久手主会场排队等候参观山水梦境馆。我是早上便来到会场的，一进门，就见几处排着一

## 水野女士

队，一位年轻人比划着告诉我，那些都是最为火爆的“人气馆”，而山水梦境馆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自然也不想错过，可是透迤漫长的队伍让我望而生畏。我决定先去参观别的馆，最后再去那队里看看，或许越往后排队的人越少。但是，我失算了。当暮色降临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才参观了一半的展馆，因为心里还惦记着那些人气馆，于是，我掉头匆匆赶过去。没想到，队伍依然那样长，依然望不到尽头。我知道只能看一个人气馆了，我最终选择了山水梦境馆。

队伍行进得很是缓慢，我有些急躁了，而排在我前面的那位女士却极有耐心，腰板挺直，头都不随意摆动。

后来，队伍由一人变为两人一排，我便与女士肩并肩了。她礼貌地向我点了点头，这时我才看清她约莫四十来岁，娴雅文静，满脸温和。她问了我一句，但我不懂日语，没能听懂。我向排我后面的和我一起来的朋友求助，他翻译道，女士问你是从哪里来的。我回答说，我来自中国的上海，是坐飞机来这里的。女士说，她是骑自行车来的，骑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她的家在丘陵那边，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。我们都笑了，并互通姓名。就这样，我和水野女士认识了。

我们攀谈起来。我想找一个共同的话题，于是，当水野女士告诉我她喜欢唱歌时，我问她是不是知道中国的歌星，她脱口而出“Teresa”。我告诉她，Teresa是我的偶像，她的中文本名叫邓丽君。我问水野女士，你喜欢她吗，她连连点头说喜

欢，因为她曾翻唱过她的偶像的歌曲。我立即说，我知道你的偶像是谁了。水野女士不相信似的瞪大眼睛看着我。当我说出谷村新司的名字时，水野女士惊讶得用手捂住了嘴巴。她对我说，她是谷村新司的忠实歌迷，已经听过无数场他的音乐会了，四个月前，她还随歌迷会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呢。我问水野女士，那你一定会唱《星》了，她用力地点了点头。于是，我们一起唱了起来，她用日文，我用中文：“啊！星夜灿烂，伴我夜行，给我光明。啊！星光引路，风之语轻轻听……”

忽然，天上下起雨来，人们纷纷拿出雨伞或雨披，可我和水野女士却不管不顾，依旧唱着。这时，队伍行进的速度突然加快了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小跑起来。我们边唱边跑，“带着热情，我要找理想，理想是和平，寻梦而去，哪怕走崎岖险径。”歌声乍停，我们已进入了屋顶模拟富士山形状的山水梦境馆内。这真是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极富想象力的展馆，与爱知世博会“自然的智慧”的主题相一致，在“觉醒的方舟”主题剧场，通过由世界上最大的地板映像组成的体感型影视空间，让人们在美轮美奂的画面和音响中醒悟地球环境的问题。我看到水野女士此时此刻神色凝重起来。

分别的时候，水野女士要我教她用中文念“谷村新司”和“中国”，并让我的朋友在她的小本子上用五十音图注音。我跟她说，下一届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，到时欢迎她来上海参观。我打趣说，那时，说不定谷村新司也会来的，那我们再一起唱《星》吧。水野女士一个劲地点头，挥着手对我说：“2010年上海见！”

## 船行三峡吟

季军

### 白帝城

卷地洗天矗峻楼，城尖径仄战旗稠。云浮白帝桃园梦，刘备托孤孤疾愁。

### 瞿塘峡

夔门雄壮千秋镇，斧劈刀削两扇开。山陡江窄苍颉小，图腾仙画水边来。

### 巫峡

麒麟逸羽下瞿塘，巫峡巫山气混茫。神女相逢魂欲断，丹青万叠造幽肠。

### 西陵峡

滩如竹节几多稠，百里西陵鬼见愁。高峡平湖洲坝坝，险滩急水泻神州。

摘(葛)洲坝位于西陵峡末段,1988年建成。

### 兵书宝剑峡

兵书翁壁逼飞舟，宝剑插江戏白鸥。帷幄运筹功百战，古今中外仰武侯。

相传蜀相诸葛亮有兵书收藏在此。



## 风神萧散 清劲秀逸

查士标的书画艺术

童衍方

查士标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，作品风神萧散，清劲秀逸。清查为仁《莲坡诗话》曰：“家二瞻书画两绝，名重天下。”所作书画时人争相求之，其白下寓所，常履覆满室也。

查士标书画对屏（见图），水墨墨本，纵188.5厘米，横43.5厘米。书七绝题云林小景一首，诗曰：“赤城霞暖神芝秀，洞里桃花不记春，何事却将山水脚，锺陵市上踏红尘。”钤白文印“查士标印”，“二瞻”。画为溪山垂钓图，款曰：“梅花道人法，士标拟之。”钤白文印“查士标印”、朱文印“二瞻”。

查士标此书行距字间格外疏朗，结字得米芾、董其昌遗法，贵能于茂密之中具疏朗之致。用笔峻快清劲，锋铈挺拔，接上递下，虽不直接映带，却能笔断意连，纵横开阖。“赤、秀、春、踏”等字，饱满而有立体感，“花不、脚踵、踏红”的连笔虽细如丝发，却圆劲有力，相互映衬，使此书生意内敛，生气外呈，自有一种跌宕潇洒之意流露于字里行间。

查士标之溪山垂钓图，下有坡石高低合沓，槎枒古木，擎空攫地，上有峭磴千盘，峰峦百丈而不见顶也。中部水光粼粼，一高士仰面垂钓舟上，置身浩瀚瀚渺之际，苍苍莽莽中具超旷之境。此画既得吴镇沉厚雄劲之意，更取倪瓒澹然天真之韵，也具董其昌遗趣。查士标的山水画转益多师，崇尚疏淡萧散，一生服膺倪瓒，在所作山水册页中曾题曰：“余近专师倪迂，觉梅花庵主犹未脱纵横习气，乃知善学下惠，正不必拘泥古人蹊径，所谓老僧能转法华，不为法华转也。”其善取善用可见一斑也。除取法前贤，查士标更登山临水，于真山水中汲取养料，曾有诗曰：“平生结习在溪山，更赖同心日往还，料得水光光影里，看来能似古人闲。”其以古人之迹印真境，以造化之奇印于心。故其画能真、能妙也。

查士标(1615-1698)，字二瞻，号梅壑，另署梅壑散人，懒老、后忆卯生，安徽休宁人，流寓江苏扬州。诸生，明亡后不应举，专事书画。精鉴别，家藏多鼎彝及宋元人真迹。擅画山水，初学倪瓒，后参用吴镇、董其昌法，笔墨疏简，风神闲散。与释弘仁、孙逸、汪之瑞为新安派四大家。书法出入米芾、董其昌两家，晚年益以幽淡为宗，临池挥洒，必于深夜，不以为苦。八十余尚童颜。《江南通志》亦谓士标书法精妙，米、董再生。著有《种书堂遗稿》。《清史稿》卷五百四有传。



一枪刺去，番兵后滚翻18个，赢得一片彩声。女将说这彩声是我的，番兵说没有我18个跟斗，观众能鼓掌吗？团长说：“好了，你们师徒没教你们台上要一棵菜吗？菜心要菜叶子裹，光有菜叶子没有心子，不成了空心菜吗？为了这掌声，各发五百元奖金！”

## 舞台上不让

青衫

“统统给她好了！”番兵说。“那你争什么？”老板诧异。“她是我老婆！舞台上不让么！”



查士标书画对屏

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，给人激情，让人充满希冀。有幸成为上海世博园区工程建设的实践者，参与世博园区重要基础项目之一——世博轴工程的施工组织管理，我既感荣幸，又觉责任重大。世博轴工程是一项投资规模巨大，科技含量高，涉及专业广，质量要求严，工期建设紧迫的特大型工程。将有众多的设计单位、投资监理、施工监理、总包施工单位、专业化施工单位等参与其中，不但需要高水平的施工技术管理人才，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组织协调管理办法，方能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。园区总体规划中，某一交通工程要穿越世博轴，并在世博轴上设置站点，该项目仍在规划审批中，何时建设悬而未决。但该项目对世博轴的施工影响至为重要，必须在世博轴

基坑开挖前与世博轴的基础工程同步施工，否则该项目的主体工程今后将难以实施。而世博轴工期紧迫，不能久等。这两项工程分属两家建设主体，虽经多次沟通，但受多项因素的制约，工作进展不大。公司领导得知此事，多次亲临现场，召集有关人员分析研究，从设计边界条件、技术参数的确定、设计方案的综合优化比选，以及工程投资、施工组织方式的确定等方面，进行系统研究，并积极与对方公司领导、主管人员沟通，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，使这一难题最终得以解决。世博园区工程建设就是这样，哪里问题最棘手、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就有领导的身影。世博轴建设任务繁重、工作强度大、节奏快，每天都有大量问题需要及时处理，有时只顾提高效率，忽略了方式方法，无暇顾及别人的感受，缺乏

艺术性。有一次，由于设计方案的修改，设计单位没有及时提供施工图纸，我当即召开施工协调会，对相关设计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，并责令限期交付图纸，不得延误。事后我了解到，这位设计人员已按原计划出图，只是由于设计方案的调整，须重新进行施工图的设计，该设计人员和他的设计团队已经连续工作几个通宵，眼睛也熬得通红，但他们面对误解，没有怨言，忍着委屈，继续奋战，终于在第二次限定的期限内交图。我很感动，向他们表示了歉意，他们坦诚地说：“没什么，我们理解你，大家都为了同一个目标，都想高标准、高效率、高质量地完成世博建设任务！”

## 坚实的脊梁

赵长义

眼下正值夏季，天气异常闷热，但工地上近百台机械照常运转，工人们挥汗如雨，混凝土罐车、泥浆车、各类材料运输车穿梭

## 唯有朝云能读我

卜点

苏轼有爱妾名朝云，姓王，钱塘人，东坡官杭州时纳为常侍，初不识字，授之以笔，遂习书法，颇有可观。朝云早殒，东坡自制挽联云：“不合时宜，唯有朝云能读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更思卿。”按：朝云亦女神名。宋玉赋云，楚襄王梦一妇人，自云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她是巫山的神，但后被世人丑化了。近来时人撰写传记及怀人之作，喜袭用东坡语“我读某某”“初读某某”“试读某某”“敬读某某”甚至一读、二读、三读，百读不厌，古调弹个不已，成了滥调。来往，一片繁忙。有天下午，突降暴雨，我驱车赶到工地，却见工人们仍冒雨作业，施工井然有序。我急忙停好车，穿上雨衣，查看工地。雨中，有两个熟悉的身影从我眼前闪过，是施工单位的两位现场负责人，我急忙叫住他们，说：“两位辛苦了！”他们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说：“你也不在工地上吗？”“这么大的雨，你们怎么没穿雨衣？”他们笑着说：“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水，习惯了，这样还凉快些呢！”“当心身体，注意安全！”我仍不放心，又叮嘱了一句，他们朝我挥手，又消失在雨中。雨声、机器的轰鸣声，夹杂着沙哑的指挥声，构成了一曲壮观的工地交响乐。透过雨幕，看着一个个忙碌的背影，我眼前仿佛筑起一道铜墙铁壁，正是这些坚实的脊梁撑起了世博工程……

## 十日谈

我与世博

伴随我们一生的情缘。请看明日本栏。